

序

看到《东北二人轉选集》的校样，感到衷心的喜悦！不仅为工农兵群众增加一份精神财富而高兴，还为他們的迫切需要得到一点满足而欢欣。

尽人皆知，“二人轉”为东北地区最普及也是人民最喜爱的民間歌舞演唱形式之一。它的历史虽不太长（至多不过一百五十年到二百年），而普及的速度与广度却令人惊异，它已流傳到东北地区的每一角落。过去統治阶级虽对它进行过千方百计的禁止和压迫，而“二人轉”总是以其頑强的生命力在民間生长繁荣。考其原因自然是很多的，而最主要的一条是：它为人民所創造、而又是按照人民的需要与爱好而創造的，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又取得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对于这样一种民間傳統形式，如何可以不重視它呢？如果不重視它，那在思想上意味着什么呢？

解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民間艺术均在党与毛主席的文艺方針政策的指引下取得了重大革新与发展，“二人轉”并不例外，它与解放前相比几乎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不容諱言，它与其它民間艺术相比，与人民的要求与願望相比，还似乎落后一步。这当然不能怪“二人轉”本身，應該負責的正是我們——自許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二人轉”所以革新与发展不够，新的創作不够是主要的

原因。不能設想，我們处在如此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时代，人民群眾思想精神面貌日新月异的時代，“二人轉”的內容竟可以依然故我、固步自封，不，這是不可能的！新的時代勢必要求新的創作大量產生，我們的責任也正在于要大力促其新作品的產生。

這本選集，可以說正是應時代的要求而問世的，這就是我們衷心歡迎它的重要理由。

舉凡熟悉“二人轉”舊曲目的人都會知道，其中除了穿插若干民間小調之外，《西廂記》《藍橋會》《燕青賣綫》《王二姐思夫》等便是最流行的曲目。就是說，儘管它是人民群眾所熟悉的內容，然而那些曲目中的主人公與那些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卻與今天的人民群眾有着很大距離。直至這本集子出版，我們可以看到，不僅主人公變了，變成了工农兵自己，而且新的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也變了，它已由控訴舊社會轉而為歌頌新社會，由要求個人與家庭的吃飽穿暖轉而為要建設國家與集体的新生活，由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思想、情感、精神、道德提高到社会主义、共產主義性質的思想、情感、精神、道德了。本集中所歌頌的雷鋒與周恩珍自不必說，即使是一位普通农村老大爺、老大娘，抑或是一位平常的小姑娘、小伙子，乃至“紅領巾”，他們的身上也全能放射出社会主义精神的光芒！可以想見，這些人物本都是作者由群眾中請出來的，現在通過群眾喜愛的形式又把他們介紹到群眾中去，群眾如何能不握發倒屣、熱烈歡迎其光臨？

這又是我們特別為之喜悅的理由。

“二人轉”是很不容易寫的。誰要以為它是民間形式就可以寫來不費力氣，那就非常無知與好笑；事實上“二人轉”因

为是一种文学、音乐、戏剧与舞蹈的綜合性艺术，从而它比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学形式都有其难写之处：它首先应该被写成詩，就是說作者也应该象詩人一样以詩的語言去抒情叙事。旧“二人轉”的唱詞有最应学习的一面：即生动的形象、巧妙的譬喻、談諧而活潑的語言等；但也有其不应学习的一面：如某些过份粗鄙的話等等，这在我們就应该避免。其次，它毕竟不是普通的詩，而是戏剧化了的詩，是“剧詩”。“二人轉”的演員虽然不过二人，然而它的曲目却要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与性格，而且举凡較长一点的曲目都要求有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因此，“矛盾——冲突——解决”的戏剧构思，一定的戏剧情节的安排，在“二人轉”中也全要求做到。又其次，它不仅是“剧詩”，而且还是“歌詩”“舞詩”。因为唱詞必須与各种現成的曲牌相結合，与舞蹈动作相結合，它就不宜写成只是可供讀念或朗誦的，而必須是歌唱性的，节奏性的，只做到合轍押韵显然是不够的。既然“二人轉”演員要求有四項基本功：唱、說、做、舞，那么“二人轉”的作者也不能不相应地去考虑这些問題，看来这是提高写作技巧的必經之途。

因有这样原因，所以我們在“二人轉”的新創作中常常会发现一些写作技术上的缺点。然而在这一选集中虽然不是篇篇全无疵瑕可指，但可以說，每一位作者都是对“二人轉”形式很熟悉的，作品一般都具备了流暢、生动、可唱的特点。这証明了，我們不仅已有了“二人轉”方面的作家，而且其中有的正在不断提高技巧，走向成熟。

这又是我們为之格外喜悅的理由。

我們坚信：不論何种艺术品种，凡是脫离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就难免要走向衰落与死亡；反之，只要它能适应人民群众的

需求而发展，就必然会日益兴旺繁荣起来，这是历史发展的邏輯，我們“二人轉”的作家同志們，应从这里汲取鼓舞的力量！

庆祝这本选集的出版，预祝更多的新选集出現！

安 波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安 波 (1)
--------	---------

辽宁部分

綠叶紅花.....	宮 欽 科 (1)
画家史.....	耿 瑛 (7)
因圓記.....	刘 英 男 (16)
接閨女.....	佟 疇 (22)
喜丰收.....	蒼 松 (28)
办喜事.....	李 浩 (36)
雷鋒參軍.....	路 生 (42)

吉林部分

三棵白楊.....	王 柳 (48)
巧相逢.....	庄 玉 林 (54)
借簸箕.....	夏 清 云 (60)
鋸大缸.....	侯 樹 槐 (65)
銀酒壺.....	刘 瑄 孙 树 (71)
俩心眼.....	白 万 程 (75)
紅領巾救火車.....	依 羣 (89)

黑龙江部分

宋恩珍.....	隋书金 (93)
柳春桃.....	奚青汶 (101)
月夜拣粮.....	刘毓馨 (110)
玉霞学艺.....	徐维志 (114)
可心人.....	姜清文 (120)
三只鷄.....	李 二 刘学智原作 李 太 胡景岐改編 (124)

辽 宁 部 分

綠 叶 紅 花

宮 欽 科

合：重重青山披彩霞，
小河流响嘩啦啦，
两岸倒垂青絲柳，
鵝鴨戏水叫咯儿嘎。

女：咱不唱农村夏日景致美，

男：唱一回河北岸有个村庄叫
下洼。

女：村东有座海青房，

男：紧靠河岸头一家。

女：一明一暗两間整，

男：青楊翠柳夹篱笆。

女：要問住的是哪一户？

男：姓王名字叫殿发。

女：老两口領着儿子一个，

男：王煥章住工厂常不在家。

女：王大伯在生产队里把牲口
喂，

男：尽心竭力誰不夸！

女：夜半槽头添草料，

男：草栏里沒草动手鋤。

女：忠心耿耿为集体，

男：三年三次戴紅花。

女：王大媽在家也把猪喂，

男：还养活一群小鷄和鵝鴨。

女：二老人常把儿子惦念，

男：二十七岁还没成家。

女：王煥章去年搞个对象，

男：岭南的姑娘叫張淑华。

女：打早給爹媽捎來信，
男：說是今年要成家。
女：老兩口一聽心歡喜，
男：在家中修門墊院把玻璃擦。
女：媳婦進門多人一口，
男：轉過年還得抱個胖娃娃。
女：總覺着兩間房不夠占用，
男：人多屋小擠擠巴巴。
女：老兩口核計核計有了主意，
男：有木料放那閑着也白搭。
女：打東頭再接出正房一間，
男：屋里都用白灰刷。
女：一明兩暗三間房，
男：寬綽大方齊齊刷刷。
女：且不表老兩口想把房蓋，
男：再說說這幾天風雨交加。
女：伏雨綿綿下個不住，
男：狂風陣陣走石沙。
女：生產隊馬圈歪歪扭扭，
男：再不修理容易坍塌。
女：牲畜是隊里的寶貴財產，
男：遭受損失影響大家。
女：王大伯一見這情景，
男：心上的算盤緊扒拉：

生產隊鋤草、積肥農活緊，
社員們忙的一個頂仨。
翻蓋馬圈缺木料，
何不把蓋房木料讓給公家。
俗語說：心寬不怕房屋窄，
窄巴點也是為了大家。
王大伯打定主意心歡喜，
干完活再回去問問老伴她。
女：抬頭看，一輪紅日往西墜，
千山萬嶺鋪錦霞。
男：王大伯左手拎起小料桶，
右手拿着馬料叉。
忙三火四拌草料，
急急忙忙回了家。
女：王大媽盤腿正在炕上坐，
嘴叨烟袋直巴嗒。
一見老头回家轉，
問了聲：“這時候回家來干啥？”
男：大伯說：“我回家特地把你找，

有件事和你商量想个法。
这几天连连刮风又下雨，
牲口圈歪歪斜斜要坍塌。
今早晨你去换我吃饭，
也看见马圈棚露出房笆。
修马圈生产队没备木料，
腾不出人手想不出法。
依我看，咱家的房子先不
盖，
把木料让给队里把马圈
搭。
娶媳妇房子不够用，
咱们先把北炕搭。
焕章淑华嫌屋窄，
咱们俩到外屋修个‘倒
闸’。
等以后有木料再把房盖，
晚一年差半截也不算啥。
盖房子是为了咱们自己，
修马圈那是为了大家。
众人捧柴火焰旺，
做事要先想集体后为自
家。
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因此我抽空回趟家。”

女：王大妈听完把脸扭，

眼皮使劲一麻搭：
老东西说话没道理，
看别人总用旧脑瓜。
好！你把我看成为自己，
我就把你的后腿拉！
王大妈炕上嘴一撇，
说出话来先扭个碴：
“哟！你说话象放机关
炮，
突突突的打连发。
我这个木头脑袋钻不透，
多少年的油泥都没擦。
思想自私又落后，
小算盘，处处光为个人扒
拉。
那房本是咱们上山去砍，
你忘了披星戴月把山爬。
冰天冻地茫茫大雪，
高山无路坑坑洼洼。
你背斧锯走瘦腿，
我扛镢凿汗直滴答。
深一脚来浅一脚，
走一步一打哧溜滑。
树枝刮脸衣撕破，
大窟窿小眼露棉花。
鞋脚袜子如水洗，

坐在雪地把鋸拉。
出山進山一個多月，
這點房木才運回家。
我把它當成心肝肺，
誰也不能隨便往外拿。
一輩子生個獨生子，
他是老大也是老疙瘩。
終身大事要象個樣，
擠擠巴巴那象啥。
你當飼養員把牲口喂，
管人家馬圈塌不塌。”

男：王大伯氣得忘把煙吸，
搥在鞋底上冒火花。
我說東來她說西，
這是成心跟我找碴！
站起身在屋里來回緊走，
開口又叫：“煥章他媽：
咱們倆可都是年過半百，
我胡子長了一大招。
世上都說黃連苦，
舊社會黃連吃的有個斤
八。
你忘了我給地主把活扛，
你給人家當老媽。
忍飢挨餓受打罵，
咱們倆是一個蔓上倆苦瓜。

共產黨毛主席把咱解放，
若不然早爛了這把骨頭
渣。

前半輩給人家當牛做馬，
後半輩是枯木逢春開了
花。

身在福中要知福，
沒高山顯不出哪里低洼。
想想過去看看現在，
兩個時代天地相差。
人民公社優越強大，
誰不把集體當成家。

常言說：大河水漲小河
滿，

大河沒水小河也干巴。
生產隊有困難要靠大伙，
咱不能袖手旁觀哈哈。”

女：大媽說：“這些事情我全
知道，
可就是舍不得我那寶貝疙
瘩。

你工作積極為集體，
咱也沒當過模範戴過紅
花！”

男：大伯說：“我看你臉皮能
有鞋底厚，

抗住納鞋底兒錐子扎！”
 王大伯越說越來氣，
 偏治治你這塊木頭疙瘩！
 “好說好商量你不干，
 越活你還越不懂啥。
 我明天就把隊長找，
 領咱家來把木料拉。”
 女：大媽說：“我不管三七二
 十一，
 也不問四七二十八，
 那木料也有我一半，
 你不能平白無故隨便拉。”
 男：“這個家都有你一半。”
 女：“就是有我一半家！”
 男：“有你一半你拿走。”
 女：“那咱們兩個就分家！”
 男：（白）“分就分！”
 女：（白）“分吧！”
 男：“分家我要大梁柁。”
 女：“我把房椽都‘划拉’。”
 男：“那些房檩全歸我。”
 女：“我要那堆木板房笆。”
 男：“一副門框得我要。”
 女：“我把門檻往下拿。”
 男：“四扇窗戶都分給我。”
 女：“窗台打下歸我家。”
 男：“那堆木板我也要。”
 女：“六根柱腳我分仨。”
 男：“那垛青磚歸我用。”
 女：“我把房瓦往家拉。”
 男：“那些石灰我拿走。”
 女：“我留那捆好綫麻。”
 男：“我明天就把大柁取。”
 女：“我今晚就把椽子拉。”
 男：老兩口正在吵二八火，
 女：你爭我講鬧分家。
 男：從院里走來生產隊長，
 沒進屋先喊王大媽：
 “今早晨你老提的木料事，
 社員們聽說都把你夸：
 稱贊你人老心紅愛集體，
 犧牲個人為大家。
 給隊里解決了當前困難，
 省勞力還不用把現錢花。
 秋後上山伐下木料，
 如數奉還你老人家。”
 女：王大伯一聽這番話，
 轉怒為喜笑哈哈：
 男：“原來你已經當着隊長
 講，
 我這番心思算白搭！
 你老了老了沒正經，

故意和我閑搥打牙。
也不怕叫大侄听見笑話，
老两口子还鬧分家！”

女：王大媽一听抿嘴笑：

“爱集体光有你不許有人
家？

別看你一心为集体，
我老婆子也不比你差。
我今天特意气气你，
看你抓瞎不抓瞎。”

男：队长一听憋不住笑，
逗一句大伯和大媽：

“不怪大媽有意見，
大伯对咱大媽的了解还很
差。”

女：大媽听罢哈哈笑：

“我对他的了解可不差。
今天早晨去找你，
事前沒有去問他。
知道他听說定会同意，
我做啥事可不象他。”

男：队长說：“大媽一心为公
社，
大伯积极为公家。
二位老人爱集体，
先进思想都可夸！”

女：屋里头三个人正把喀唠，
大門口自行車鈴响嘩啦。
乡邮員送来一封信，
收信人写的是王殿发。

男：王大伯接过信拆开一看，
上写着：“爸爸和媽媽：
听說二老为我們結婚要把
房盖，
我特意写此信給二位老人
家。

我和煥章把婚結，
請不要鋪張浪費把錢花。
在咱家屋里搭鋪北炕，
四口人两間房 也不算紧
巴。

把余錢存进儲蓄所，
能发展生产建設国家。”

女：几行字书写得齐齐整整，
落款写个張淑华。

合：二老人一听心花怒放，
齐把那沒过門的媳妇夸。

男：队长伸出大拇指：

“这真是青枝綠叶配紅花！

合：老老少少热爱集体，
不愧为爱社模 范 光 荣 人
家！”

画 家 史

耿 瑛

女：向阳門前两棵槐，

男：瓦房三間好住宅，

女：喜逢佳节添新彩，

男：一副春联貼出来。

女：上联是：三面紅旗迎风舞，

男：下联配：六亿葵花向阳开。

女：横批写錦綉前程四个大字，

男：房門上貼着福字放光彩。

女：进屋看紙糊天棚如雪洞，

男：四周圍粉刷牆壁似霜白。

女：紅星牌收音机在桌上摆，

男：正唱着《桂花开放幸福来》。

女：有一个社員正在桌前坐，

男：他本是共产党员洪有才。

洪有才自幼受尽牛馬苦，

解放后翻身做主苦尽甜来。

体格棒，要論生产是虎将，

手儿巧，要講画画数头排。

这一回村里开展阶级教育，

他想把自己的家史画出来。

提彩笔画了一幅又一幅，
忽听得“吱扭”一声房門开。

回头看原来是宣傳委員朱文彩，

女：朱文彩开口叫声：“洪有才。

不知你家史画好沒画好？
展覽会今天下晚就要开。”

男：有才說：“再有两笔就画好，

还請你多把意見提出来。”

合：不多时家史画好挂在墙上，

朱文彩从头至尾細看明白。

女：抬头看，头一張，
这幅画画的好凄凉，
陣陣秋风扫落叶，
滿山遍野草木黄。
有一个老人道上走，
后跟着一个老大娘，
老大娘背个大包裹，
行路艰难是个“民装”。
老人他挑着一副担，
一边一个破条筐，
前头是个男孩子，
后头坐的小姑娘。
四个人身穿破衣不遮体，
一个个骨瘦如柴臉焦黄。
回头我把有才問，
你画的这是誰快說端詳。

男：說端詳，說端詳，

提起来两眼泪汪汪。

那老人是我爷爷洪福广，
老太太是我奶奶娘家姓康。

男孩子是我爹爹洪振玉，

女孩子是我姑姑洪小香。

我老家住在黄河岸，

光緒年間百姓遭殃。

十年倒有九年涝，

黄河发水淹沒村庄。

那官府連年来逼修堤款，

老百姓血汗金錢入了私囊。

当官的刮尽地皮越吃越胖，

黄河水年年照旧鬧翻江。

水灾过去又把旱灾鬧，

一片片庄稼綠变黄。

十年九載盼个好年景，

誰知道蝗虫又把庄稼伤。

收点粮食哪够糊口，

那万恶的地主还来要租粮！

我太爷太奶被逼死，

我爷爷奶奶才逃荒。

听人傳說关外好，

出了那山海关直奔沈阳。

女：看了一幅又一幅，
我再往下看清楚。
右边画一棵干巴树，
左边是一间小破屋，
老大娘就在炕上躺，
炕沿上放了一把破药壶。
那老人就在地上站，
小男孩光着身子没穿衣服。
有一个大嫂抱着女孩往外走，
小丫头往后一仰咧着嘴哭。
树梢上老鸱哇哇叫，
真正是一幅悲惨图。

男：悲惨图，悲惨图，
听我从头说清楚。
全家人逃荒上关外，
我奶奶得病在中途。
我爷爷急得团团转，
没有钱买药请大夫。
万般出在无计奈，
一狠心卖了我姑姑。

骨肉连心难分舍，
孩子也叫来大人也哭。
我姑姑从前受尽牛马苦，
才七岁就给财主做活喂猪。
解放后她才得了好，
现在还住在本溪湖。

女：朱文彩，猛抬头，
这幅画画的是深秋。
东地高粱西地黄豆，
庄稼人下地把粮收。
老人他担粮往家走，
老大娘拣粮在地头。
有一个大胖子在道上站，
后跟着一个人尖嘴巴猴。
大胖子手拿算盘和账本，
瘦猴子一个大斗扛在肩膀头。
两个人横眉立目象恶鬼，
穷苦人一见他们满脸愁。
看了半天明白八九，
原来是地主来把租粮收。

男：租粮收，租粮收，
听我从头说根由。

我奶奶病好忙赶路，
全家人落戶就在八道沟。
开荒斬草吃尽苦，
一鎬头下去汗水流。
好容易从春盼到夏，
又从夏天盼到老秋。
实指望打下新粮吃飽飯，
哪知道地主又来把租子收。

那胖子就是恶霸金富有，
瘦猴子是狗腿子本姓刘。
恶霸說：这一带荒山归他
所有，
在县里买来地照立下戶
头。

累一年打下粮食三石零五
斗，
被恶霸全部搶去一粒沒
留。

我爷爷拚命不成活活气
死，

我奶奶得了瘋病把江投。

只剩下我爹剛九岁，

就給那金富有家去放牛。

女：朱文彩，看得清，

这幅画夜靜更深滿天星。

荒山沟里人家少，

当中有个小窝棚。

院子里站着一个彪形大
汉，

五花大綁紧綑綑。

旁边有一个人歪歪个嘴，

牵一条大洋狗长的真凶，

有两个伪警察在身后立，

好象那庙里小鬼一般同。

有一个妇女被踢倒，

还有个男孩子大放悲声。

看了半天心发楞，

你快对我說分明。

男：說分明，說分明，

你不知道听我說清：

被綁的就是我爹洪振玉，

那妇女是我媽媽迟秀英。

那小孩不是別人就是我，

歪嘴巴是金富有儿子金彦
龙。

只因他看見我媽容顏好，

几次想調戏都沒成，

那一天被我爹暴打一頓，

他怀恨在心把詭計生。

串通官項領來偽警，
半夜三更來抓勞工。
我爹他當勞工死在北滿，
我媽她被逼上吊把命坑。
從此後我給地主把豬放，
受的苦三天三夜說不清，
白天我吃的本是豬狗飯，
到夜晚睡在地主的破牛棚。

女：看一回，又一回，
一回更比一回悲。
這幅画画了一棵歪脖子樹，
有一個小孩吊在樹上身子下垂。
樹下頭站着惡霸呲牙咧嘴，
皮鞭子蘸涼水就在半空飛，
只打得樹上的孩子皮開肉綻，
肩膀上流下鮮血一大堆。
旁邊有幾個老鄉眼含淚，
一個個疼在心上皺雙眉。
我問你挨打的小孩是哪個？

打人的那個惡霸他又是誰？

男：他是誰？他是誰？
聽我從頭說一回。
那一天我上山把豬放，
日落西山把村歸。
半道上路過黑風洞，
從里边躡出來個大老黑，
黑瞎子叨去一個小豬羔，
有才我心驚肉跳魂吓飛。
金彥龍聽見這事把眼一瞪，
他叫我給小豬崽把命賠。
將我吊在歪脖子樹上，
我一見這棵柳樹好傷悲，
我媽她這棵樹上尋自盡，
莫非說我也要在此把命歸？
金彥龍他皮鞭子蘸涼水，
打得我渾身是傷血肉橫飛。
從此後把我趕出大門外，
我自己獨自一人，無家可歸，
舉目無親，投靠誰？
白天我大街討飯，受了多